

絕代雙驕

古龍著

古龍小說專輯⑤
第六部



第一〇五章 勾心鬭角

蘇櫻忽然問道：「這位燕大俠是不是已經將江別鶴殺死了呢？」

魏無牙道：「還沒有。」

蘇櫻道：「燕大俠爲什麼還不殺他？」

魏無牙道：「因爲他要江別鶴留給小魚兒，要小魚兒親手復仇。他一天找不着小魚兒，江別鶴就一天不會送命，他十年找不着小魚兒，江別鶴就十年不會送命。」

蘇櫻失聲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江別鶴豈非……豈非……」她的話雖沒有說完，意思却已很明顯。

魏無牙大笑道：「不錯，江別鶴永遠也送不了命的，因爲燕南天永遠也找不着小魚兒了，他武功雖比江別鶴高明十倍，但却遠不及江別鶴詭計多端，他將江別鶴這種人帶在身側，就好像拉着隻老虎滿街跑似的，遲早總有一天，他的命也要送在江別鶴手上。」

小魚兒大怒道：「他饒了你性命，你却這麼樣對付他，你還算是個人麼？」

魏無牙抑住了笑聲，恨恨道：「他雖然沒有殺我，却將我的徒弟全都趕走，而且要他們將我的珠寶全都帶走，這豈非和殺了我一樣！」

小魚兒這才完全明白了，忍不住笑道：「只怕他非但趕走了你的徒弟，連你那些寶貝老鼠也被趕走了，是麼？」

魏無牙咬着牙，道：「哼。」

小魚兒道：「原來你是自覺活著沒意思了，才想出這最後一着來的，但你平時若對你那些徒弟稍爲好些，他們又會在你有困難時離你而去？」

魏無牙忽又陰側側一笑，道：「但現在既已有你們陪着我死，我已經很心滿意足了。」

突聽移花宮主喚道：「江小魚，你過來。」

小魚兒本來似乎不願過去了，但想了想，還是過去了，走了兩步，又回過頭來望了望蘇櫻。蘇櫻本來似乎要先看看魏無牙的反應，但忽又改變了主意，只是向小魚兒嫣然一笑就跟了過去。

□

□

□

移花宮主姐妹兩人站在「大廳」的中央，神情雖然還是那麼驕傲而冷漠，但看來已似忽然變得很小，很孤獨，很可憐。

但她們還是筆直的站着，沒有坐下來。她們幾乎從來也沒有坐下來過。

邀月宮主霍然轉過身子，像是生怕自己再瞧見小魚兒一眼之後，會忍不住出手將他殺了。

憐星宮主緩緩道：「我們方才已將這小洞四面都探查了一遍。這四面的門戶的確已全都關閉死了。」

小魚兒道：「我根本用不着去看，也知道這絕不會是假的。」

憐星宮主默然半晌，道：「這裏門戶俱是萬斤巨石，絕非人力所能開啓，但我想，魏無牙絕不會甘心將自己困死在這裏。」

小魚兒道：「你難道想要我將這條迷路找出來麼？」

憐星宮主又沉默了半晌，緩緩道：「我想，你也許有法子能自魏無牙口中探聽出來。」

小魚兒道：「你以爲我真有那麼大的本事？」

憐星宮主道：「他若不肯說，你就殺了他！」她瞟了蘇櫻一眼，又道：「我看得出他對你已

恨之入骨，若有機會親手殺你，他絕不會錯過。」

小魚兒道：「這話倒是不錯，只可惜我若和他動手，送命的不是他，而是我。」

憐星宮主道：「我也知道你此刻武功還不及他，但只要我教你三個時辰的武功，他就萬萬不會是你的對手了。」

小魚兒道：「哦，你真有這麼大的把握？我有點不信。」

憐星宮主淡淡道：「本門武功的神奇奧妙，又豈是你們所能想像。」

小魚兒忽然不說話了。他歪著頭想了半天，竟又大笑起來。

憐星宮主怒道：「你以為這是在說笑麼？」

小魚兒道：「我為什麼要平白費這麼大力氣，去和魏無牙動手呢？」

憐星宮主又不禁怔了怔，道：「但你若能將他擊倒，再以死相脅，他只怕就會將最後一條逃路說出來的。」

小魚兒道：「我為什麼要逃出去？這裏不是很舒服麼？」

憐星宮主氣得臉色發白，話也說不出來。

小魚兒悠然道：「我反正也中了毒，遲早總是要死的，就算你們能解了我的毒，我還是難免要死在花無缺手上，既然我算來算去，都是非死不可，倒不如索性死在這裏，我看這墳墓倒也堂皇富麗。」

憐星宮主一直瞪著他，等他說完了，又瞪著他許久，忽然道：「我若保證你絕不會死在花無缺手上呢？」

邀月宮主忽然厲聲道：「你和無缺這一戰勢在必行，絕無更改……」

小魚兒嘆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那就沒法子了，我們大家只好一齊在這裏等死吧。」

憐星宮主道：「但你莫忘了，我若能令你的武功勝過魏無牙，就能勝過花無缺，你若能殺了魏無牙，也能勝過花無缺！」

小魚兒眨了眨眼睛，道：「花無缺是你們從小養大的，非但是你們的徒弟，簡直已和你們的兒子差不多了，我却是你們的仇人之子，若非我明知武功比你們差得太遠，說不定我早就要了你們的命了，現在你們竟要傳授我的武功，要我去殺死你們的徒弟，這種話天下只怕再沒也有個人會相信。」

憐星宮主望了她姐姐一眼，邀月宮主道：「這其中自然有……」

小魚兒目光閃動，等著她說下去，誰知她剛說了幾個字，忽又頓住語聲，小魚兒追問道：「你們若要我相信，也容易得很，只要你們將這其中的原因說出來，你們無論要我做什麼，我都可以答應。」小魚兒眼睛盯着她，悠悠道：「你們難道情願讓狸貓牙看見你們臨死前的醜態，也不肯說出這秘密麼？我可以告訴你們一個人臨死的時候，那樣子非但很難看，而且還很可笑。」

邀月宮主咬了咬牙，忽又轉過身。憐星宮主也隨着她緩緩轉過身去，兩人既不願再瞧小魚兒一眼，也不願再聽他說一個字了。

小魚兒木頭人般愣了半晌，忽然轉向蘇櫻道：「這件事前前後後你已知道了不少，是麼？」

蘇櫻嘆道：「我現在已知道江伯母以前本是移花宮的門下後來……後來……」

小魚兒咬着牙道：「我父母無疑都是死在她們手上的，她們當時沒有斬草除根，現在却想殺了我，以免留下後患。可是她們爲什麼一定要花無缺動手殺死我呢？她們若肯自己動手！我現在早已不知死過多少次了。」

蘇櫻道：「她們本來以爲你們會很恨花無缺的，你不能找她們復仇，就一定去找花無缺，誰知你的思想却開明得很，竟認爲上一代的仇恨，和下一代無關，所以她們只好逼着花無缺來殺你。」

了。據我看來，你和花無缺之間，必定還有一種極複雜的關係。」

小魚兒眼睛一亮，又皺眉道：「但我和花無缺之間却又絕不可能有什麼關係的，我一生下來就被帶到惡人谷去了，在這世上，我根本沒有什麼親人。」

洞窟中靜寂得實在和墳墓沒什麼兩樣，從石壁間透出來的燈光很柔和，月光般照着小魚兒的臉。這本是張明朗驕傲，倔強，充滿了魅力的臉，但現在看來，却顯得說不出的黯淡，說不出的疲倦。蘇櫻痴痴的瞧着，目中似乎隱隱泛起了淚光。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只聽小魚兒喃喃道：「蘇櫻，你要知道，我並不是怕死，但要我這樣糊裏糊塗地死了，我實在不甘心……實在不甘心！」

蘇櫻道：「這地方門戶若真的全都封死了，整個洞窟就該和墳墓般變得密不通風，可是……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氣悶之感，而且不通氣的地方，連火都燃燒不起來。」

小魚兒用拳頭打了打手掌，道：「好，只要他真的還留下一條路我就有法子要他說出來。」蘇櫻忽然一笑，道：「你不是已經不想出去了麼？」

小魚兒向她扮了個鬼臉，道：「那只是我故意要脅她們的，這秘密還沒有水落石出之前，我非但自己捨不得死，還捨不得讓她們死哩。」絕望之中，忽然又有了一線生機，兩人的精神都不禁變得振奮起來，兩人正想往前走，忽然身後傳來一聲嘆息。「你們不用找了，我就在這裏！」

□

□

□

那本來放着青玉椅的石台，現在忽然移開了——魏無牙推着輪車，從下面緩緩滑了上來。「我知道你現在心裏，一定又在打主意，要想法子令我說出那些通風之處在那裏，那麼我勸你，這心思你也不必白費了。因為那時我造那些氣孔時，就怕老風會從氣孔中逃出去。」

小魚兒沉思了半晌，忽又問道：「你是怕我們死得太快了麼？」

魏無牙噤噤笑道：「這就對了，我費了許多力氣，才將你們弄到這地方來，怎麼捨得一下子就將你們悶死？我當然希望你們死得越慢越好，這樣我才能慢慢欣賞你們臨死時忍不住要做出來的種種醜態，我敢擔保世上絕沒有一件事比這更有趣的了。」他似乎越想越有趣，笑得整個人都扭曲起來。

小魚兒居然也笑了，道：「我們想問問你，你認為我們會做出什麼醜態來。」

魏無牙眼睛裏閃着光，笑道：「你總該知道，移花宮主姐妹是從不肯隨便坐下來，無論什麼地方她都嫌髒，但我敢擔保，不出三天，她們就會躺在那些臭男人睡過的床上了，她們平時什麼東西也不肯吃，但再過幾天，就算有隻死老鼠她們說不定也會吞下去，也說不定會將你們兩人煮來吃了，你信不信？」

小魚兒大笑道：「她們若真會將我吃下肚裏，倒也妙極，我情願葬在她們兩人的肚子裏。」他雖在哈哈大笑，暗中却已不禁毛骨悚然，因為他知道魏無牙所說的話，並不是完全不可能。

只聽魏無牙笑着又道：「還有，我知道你們這四個人還都是童男童女，還沒有一個真正嘗過人生的樂趣，到了快死的時候，說不定會忽然覺得這麼一死未免太划不來了，說不定就會想嚐嚐那件事是何滋味。」他眼睛裏充滿了猥褻之意，腦子裏似乎已在幻想着那時的情況，蜷曲着身子狂笑着接道：「到了那時，你這小伙子只怕就要變成寶貝了。」

「你為什麼不想嚐嚐這滋味呢？難道你已經不行了麼？」小魚兒盯着他的兩條蜷曲的腿，冷笑道：「原來你早就不行了，所以才會變成這麼樣一個瘋子，我本來覺得你很可恨，現在才發覺你原來很可憐。」

魏無牙忽然狂吼一聲，向小魚兒撲了上來。小魚兒身形急轉，雙掌反切。誰知魏無牙的身上忽又多出十根短劍，劃向他的手腕。原來他每根手指上都留着三四寸長的指甲，平時是蜷曲着的

與人動手時，真氣貫注指尖，指甲便劍一般彈出。燈光下，只見這十根指甲隱隱閃着烏光，顯然淬着劇毒，小魚兒只要被他劃破一點油皮，就無救了。

他這一撲之勢，竟藏着三種變化後着，每一種變化都出人意外，招式之怪異狠毒，實是天下無雙。蘇櫻已忍不住驚呼出聲來。只見小魚兒身子就地一滾，已滾出兩丈外，這一着破法更非正統武功，只是小魚兒隨機應變臨時創出的。

誰知魏無牙身子一轉，竟又落回那輪車上。小魚兒正想撲過去時輪車忽然圍着他兜起圈子。剎那間，小魚兒只覺自己前後左右，都是魏無牙的人影，竟比那威震天下的「八卦遊身掌」還要厲害三分。

但一個人步法無論多麼巧妙，也沒有輪子轉得快的。小魚兒只覺頭暈眼花，幾乎不用魏無牙出手，他就要倒下去了。小魚兒忽然長嘯一聲，冲天而起。這一招竟是崑崙派的鎮山絕技「飛龍大八式」。普天之下，唯有「飛龍大八式」能破解魏無牙這種功夫，除此之外，縱是武當少林的掌門大師，也難免要被魏無牙困死。

誰知他身形方自凌空飛起，魏無牙竟又迎面撲了過來，十根閃閃發着烏光的指甲，又劃到他咽喉。這人竟生像是已變成了小魚兒的影子，小魚兒竟連變招都已不及，猝然間竟使出了少林的「千斤墜」。

要在身形上沖時突然落下，也並不是件容易。但小魚兒偏偏就在這間不容髮時落了下來。誰知他身子剛落下，只聽「嗖，嗖，嗖」急風破空，三道烏光，分由三個不同的方向射了過來。

原來魏無牙身子雖已飛起，但那輪車却還在不停的轉動，這三道烏光，竟是自轉椅中射出來的。這一着才真的出了小魚兒意料之外，若是換了中原武林任何一門一派的高手，此番都難免要喪在這三根烏骨箭下！

只見他身子忽然一折一扭，全身的骨頭竟像是都忽然分開了，三道烏光就在這剎那間擦着他的衣裳飛過。

魏無牙固然是怪招百出，令人難關，這輪車中也不時射出一兩件暗器來，更令人防不勝防。但見魏無牙忽而和這輪椅溶爲一體，忽而又分開來各自進攻，不到三十招，小魚兒已覺得吃不消了。

小魚兒脚步一錯，忽然輕飄飄拍出兩掌。這兩掌看來也沒有什麼奇妙之處，但也不知怎地，魏無牙竟險些閃避不開，他再也想不到小魚兒這一招是從那裏來的。

更令他想不通的是，小魚兒的招式竟忽然變了，每一招都變得輕飄飄的，像是一點氣力也沒有。但每一招發出來，却都是攻向魏無牙自己也想不到的破綻，而且招式看來全無變化，其實却變化無窮。

第一〇六章 難以捉摸

蘇櫻本來已經快急瘋了，此刻面上却露出了微笑。原來就在小魚兒最危險的時候，他忽然發現了移花宮主，這姐妹兩人竟也在遠處過起招來。她們所用的招式一正一反，一攻一守，每一招擊出時都很慢，像是生怕別人瞧不清楚。

小魚兒就算再笨，也知道她們是在傳授自己武功了，此時此刻，他就算想拒絕也無法拒絕。他隨意將邀月宮主方才使出的一招拍了出來，果然令魏無牙大吃一驚，等到魏無牙再攻來時，他就以憐星宮主所使的招式來解救。但也不知怎地，十來招過後小魚兒竟輕輕鬆鬆的就佔了上風。

等到魏無牙也發覺她們時，已被小魚兒逼得連氣都透不過來，他再也不想不通自己如此奇詭的招式，怎會被如此平淡的招式剋制住。他却不知移花宮主這種招式，並非平淡，而是簡煉，她們實已將最繁複的變化加以精淬，將無數個變化化為一個。三十招過後，魏無牙聲勢已弱，變化已窮。

誰知就在這時，突聽「叮」的一聲。這聲音似乎是山洞外傳來的但回音却震動了整個山洞。小魚兒一驚，又一喜，魏無牙的輪椅已滑開三丈。

這時山外「叮咚」之聲不停的傳了進來，憐星宮主目中早已忍不住露出喜色。

魏無牙道：「這裏既無食物，也無飲水，你們就算有天大的本事，最多也只能維持十天不死等到外面的人進來時，你們恐怕已剩下一把骨頭。」

小魚兒忽然大聲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們就非殺你不可了！」

魏無牙道：「不錯，殺了我，你們也可免得在我眼前出醜，只不過……你們現在殺了我，却未免太可惜了。你們不妨先隨我去看幾樣東西。」

小魚兒望了移花宮主一眼，道：「好，我就跟你去瞧瞧，反正也不怕你在我面前玩花樣。」魏無牙道：「在移花宮主和天下第一聰明人面前，我還有什麼花樣好玩的。」他推動輪車向地道中滑了下去。移花宮主姐妹就像影子般跟着他。

只見魏無牙這時已滑入了一扇很窄的石門——這道石門莫非就是他留下來的秘密出口麼？小魚兒趕緊奔了過去，一走進去，就不禁大失所望，石門後竟是一間六角形的石門，再也沒有別的門戶。這間石室中光線特別黯，小魚兒隱隱約約只能看出裏面有一口很大的石棺，還有許多石像。小魚兒忍不住問道：「這些石像是什麼玩意兒？」

魏無牙吃吃笑道：「這些全都是我的精心傑作，我去點起燈，讓你們看清楚些。」他笑聲中竟帶着種說不出的奇怪味道，小魚兒一聽這笑聲，就知道這些石像必然有些古怪。

這時魏無牙已滑到牆角，取出個火摺子，將嵌在石牆中的十來盞銅燈，一盞盞燃了起來。他燃起第四盞燈時，小魚兒已看呆了。

□

□

□

這些石像全都雕成移花宮主姐妹和魏無牙自己的模樣，而且都和真人差不多大小，每三個自成一組，每一個的姿態都不同。

第一組石像是移花宮主姐妹兩人跪在地上，拉着魏無牙的衣角，在向他苦苦哀求。

第二組石像是魏無牙在用鞭子抽着她們，不但移花宮主姐妹面上的痛苦之色栩栩欲生，那鞭子也好像活的一樣。

第三組石像是移花宮主姐妹趴在地下，魏無牙就踏着她們的背脊，手裏還舉個杯子在喝酒。

越到後來，石像的模樣就越不堪入目，而每一個石像却又都難得活靈活現，纖毫畢露。

小魚兒忍不住嘆了口氣，喃喃道：「想不到這瘋子竟是個如此偉大的天才。」

移花宮主姐妹早已氣得全身都發抖了，此刻忽然撲上去，提起個石像，摔得片片粉碎。只見這些堅硬的石像，到了移花宮主手裏，竟像得有如紙紮的一般，無數件心血的結晶，瞬間便化為一片碎石。

魏無牙却只是在那裏靜靜的瞧着，動也不動。憐星宮主終於撲到他面前，怒喝道：「你這畜牲，這次你還想要我放過你麼？」

喝聲中，她已拎起了魏無牙的衣襟，將他從輪車上提了起來，向右壁用力擲了出去。

只聽「砰」的一聲，魏無牙居然摔得粉碎！可是一個人的血肉之軀，又怎會被摔成「粉碎」呢？

憐星宮主怔了怔，才發現這個「魏無牙」原來竟也是用石頭雕成的，只不過穿着衣服而已。真的魏無牙竟不知在什麼時候溜走了。

□

□

□

這石室僅有的一道門已被封閉，四面石壁，也就是山壁，移花宮主用那麼重的石像去摔，石壁也紋風不動，其堅固可想而知。

蘇櫻默然半晌，道：「他既然已將我們困死，為何還要將我們騙到這裏來呢？」

小魚兒苦笑道：「這理由太多了，第一，他將我們困在這裏，他自己就可以自由活動，甚至可以大吃大喝，等我們餓死後，他就可以走了。他用的這法子，就叫『置之死地而後生』，一計中還有一計，主要的目的，只怕還是想將我們騙到這裏來，在外面說的那些話，做的那些事，全都是在做戲。」

蘇櫻垂下頭，黯然嘆息。小魚兒苦笑着又道：「現在我們就好像是一羣關在籠裏的猴子，只好做把戲給他看了。」

蘇櫻再也說不出什麼了，過了半晌，小魚兒又笑了起來，喃喃道：「我臨死前會變成什麼樣子，實在連我自己都想像不出，這倒很有趣得很。我說不定會將你吃下去，你怕不怕？」

蘇櫻柔聲道：「那麼我們兩個就永遠變成一個，我怕什麼？」

小魚兒注視着她的臉，良久良久，才嘆息着道：「只可惜你太聰明了些，否則說不定我真的會喜歡你了。」

蘇櫻紅着臉，咬着嘴唇道：「我聽說女人生了孩子後，就會變得笨些的。」

若是換了平時，小魚兒聽到這話一定會放聲大笑起來，但此刻他只是覺得心裏泛起一陣甜蜜的溫柔之意，又帶着種說不出的酸楚，他也不知道這究竟是什麼滋味，只知道這種滋味他平生也沒有領略過。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小魚兒忽然站了起來，走到那青石棺材前，將棺材蓋抬了起來，擋在棺材前面，又將四面的碎石在棺材兩旁一塊塊堆起。

移花宮主也不知他這是在幹什麼，兩人越瞧越奇怪，雖然忍住不想問，却希望蘇櫻問他。但蘇櫻眼睛充滿了柔情蜜意，含笑瞧着小魚兒，也不開口，竟似乎很瞭解小魚兒的用意。

只聽小魚兒嘻嘻一笑，道：「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，乃是一個人五樣非做不可的事，現在我們雖沒有吃喝，但以前吃喝的東西還是要出來，我們既沒法子讓它留在肚子裏，也不能讓它拉到褲子上，所以只有用這法子了。」

移花宮主臉都氣紅了，偏偏又說不出話來。只見小魚兒已將碎石在棺材兩邊堆成兩道牆，再加上那棺材蓋子，就沾脫脫是個現成的茅房了。

他拍了拍手，笑道：「在下一向敬老尊賢，兩位若要用，就先請吧。」移花宮主紅着臉臊了臊腳，擰轉身去。

小魚兒又瞧着蘇櫻，笑道：「你呢？」

蘇櫻臉也紅了，道：「我……我現在不……不想。」

小魚兒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就不客氣了。」他嘴裏說着話人已鑽了進去，過了半晌，才慢吞吞走了出來，一面嘆着氣，一面喃喃道：「舒舒服服，這麼舒服的事世上只怕還沒有幾樣。」他走回去坐下，閉起眼睛，似乎要睡着了。蘇櫻終於也忍不住悄悄爬起來，向那邊走。誰知她身子剛動，小魚兒左邊一隻眼睛忽然張開了，笑嘻嘻道：「你想了麼？」

蘇櫻紅着臉啞道：「你真是個小壞蛋。」

又不知過了多久，憐星宮主的臉漸漸脹紅了，再過片刻，她兩條腿似乎已在輕輕發抖。只聽小魚兒鼻息沉沉，似已睡着。憐星宮主忽然一陣風似的飄了進去，她就算在和最厲害的對頭交手時，也沒有用過這麼快的身法。

誰知小魚兒却忽然「噗哧」一笑，道：「你現在只怕不會再說我無禮，反要感激我了吧。」

□

□

□

小魚兒笑不出的時候，移花宮主姐妹終於也在地上坐了下來，這只不過是三兩天之間的事，他們感覺中，却如同十年。就在這時，屋頂上忽然露出飯碗般大小的洞，還有樣東西自洞裏來，掉在地上，竟是個柚子。

瞧着這柚子，眼睛已發直了。她從未想到一個柚子竟能令她如此動心，只見移花宮主姐妹也爲這一個柚子而改變。憐星宮主眼睛盯着這柚子，已緩緩站了起來。

大笑道：「想不到不可一世的移花宮主，如今竟連別人丟在地下的東西也要撿起

絕代雙驕

來吃了，有趣呀有趣。」憐星宮主身子忽然僵住，指尖却已在發抖。但她的眼睛還是盯着那柚子動也不動。

小魚兒笑道：「但我若撿別人丟在地上的東西吃，却沒有人會笑我的，因為我臉皮本來就和城牆差不多厚。」他嘴裏說着話，已跳起來將那柚子攪在手裏。

只見小魚兒將柚子劈開兩半，帶着清香的水汁，潑得他滿臉都是，他伸出舌頭來舐了舐，喃喃道：「好甜，好香，看來一個人的臉皮厚些，倒不是件壞事。」他忽然轉頭向蘇櫻一笑，又道：「但你的臉皮一向也不薄，這柚子也該分一半給你的，是麼？」

蘇櫻忍不住嫣然一笑，柔聲道：「我有時真奇怪，一個人有了張強盜的嘴，却偏偏還有顆善良的心。」

小魚兒將剩下的半邊柚子又聞了聞，忽然站起來，走到移花宮主姐妹面前，笑嘻嘻地將半邊柚子遞出去，道：「這一半已是你們的。我知道你們絕不肯吃別人丟掉的東西，但這半個柚子却是我恭恭敬敬送來的，你們已可以放心吃了。」移花宮主面面相覷，竟都怔住。

過了半晌，憐星宮主忍不住道：「你……你爲什麼要這樣做？」

小魚兒默然半晌，緩緩道：「一個人在快要死的時候，還能保持自己的身份，不肯丟人，這種人連我也很佩服的。」只見小魚兒笑嘻嘻走了過來，臉上既沒有得意之色，也沒什麼難受，就好像他剛吃過一百個柚子，才將吃不下的半個送給別人似的。

蘇櫻將這半個柚子也分成兩半，柔聲道：「你既然已將這半個柚子送給我，這就是我的，我自然也要送一半給你！」

小魚兒道：「我不要。因為你那一半比我大，我要你那一半。」

蘇櫻噗哧一笑，道：「我若生個孩子像你，我不被他氣死才怪。」

第一〇七章 人性弱點

永遠高高在上，令人不可仰視的移花宮主，終於也漸漸變得和別人同樣平凡，小魚兒到這時候，才覺得她們原來也是個人，也有人的各種需要，也有人的各種情感，甚至也有眼淚。現在，她們會不會將那秘密說出來？

蘇櫻揉了揉眼睛，悄悄道：「我們現在難道連一點希望都沒有了麼？」

小魚兒默然半晌，也壓低語聲，道：「我們若能沉得住氣，靜靜的等死，也許還有一絲希望。」

蘇櫻道：「既然靜靜的等死，還有什麼希望？」

小魚兒道：「魏無牙要我們慢慢的死，就是要我們痛苦，瘋狂，甚至自相殘殺，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得到發洩，但我們現在却都很鎮靜，我們若是就這樣靜靜的死了，他一定不甘心，一定還會有別的舉動，那就是我們的機會到了。」

蘇櫻眨了眨眼睛，道：「所以我們現在一定要想個法子來逼他。」

移花宮主也聽不到他們在說什麼，過了半晌，只見小魚兒忽然站了起來向她們姐妹兩人恭恭敬敬行了個禮，然後又長嘆一聲，道：「我江小魚能和移花宮主死在一齊，葬在一齊，總算有緣現在大家反正都快死了，我們昔日的恩怨，也從此一筆勾消，你們為何定要花無缺殺我，究竟有什麼秘密，我都不想問了。」移花宮主也不知道他為何忽然說出這種話來，只有張大了眼睛瞧着他，等他再接着說下去。

小魚兒道：「現在花無缺既然不在這裏，我們看來也不會有逃出去的希望，我只求你們讓我痛痛快快的死了吧。死，我並不怕；但等死却實在令我受不了。」移花宮主姐妹神情驟然沉重下來。

他一面說話，一面偷偷向移花宮主擠了擠眼睛。邀月宮主怔了怔，憐星宮主已悄悄拉了拉她衣襟，道：「好，你死吧。」

蘇櫻忽然道：「我這裏有兩粒毒藥，是魏無牙爲他徒弟們準備的。」

小魚兒道：「這種毒藥的厲害我知道，只要一粒已足够了。」

蘇櫻悽然一笑，道：「你死了，我是連一時一刻也活不下去的，你難道還不知道？」

小魚兒默然半晌，道：「好，要死就一齊死吧，也得黃泉路上寂寞。」

突聽一人大聲道：「死不得，死不得，你們少年恩愛，多活一天，就有一天的樂趣，若是現在死了，豈非太冤枉了麼？」小魚兒和蘇櫻對望一眼，心裏暗道：「他果然沉不住氣了。」

只聽魏無牙又道：「你們若是覺得心裏煩悶，喝幾杯酒就會好的，哈哈……，這就算我送給你們的合卺酒吧。」話聲中，上面那小洞中已拋下了一隻酒瓶，小魚兒剛伸手接着，就又有隻酒瓶落了下來。片刻間，小魚兒懷裏已抱着十二瓶酒，瓶子還都不小。

小魚兒將六瓶酒放在移花宮主面前，道：「還是老規矩，一人一半。你們若真是素來酒不沾唇，現在更該喝兩杯了，一個人若到了臨死時還不知道酒的滋味那實在是白活了一輩子。」片刻之間，他自己已經半瓶酒下了肚。

這酒若是十分辛辣，移花宮主姐妹也許還能忍得住不去喝它，但這酒却偏偏是上好的竹葉青清香芳冽，教人嗅着都舒服，碧沉沉的酒色，更教人看着順眼，若有人真能忍得住不喝，那才真是怪事。